



月光城 随笔

夜航船

王亚

《西湖梦寻》中有一篇《苏公堤》，无非苏堤前生后世，算不得陶庵好文章。惟写至东坡先生春日约客西湖，极欢而罢列烛以归的盛事时，他浑似无限向往，直道：“旷古风流，熙世乐事。”我姑妄猜测，他大约是东坡崇拜者。这话一出，自然有人要驳我，千年来坡翁“门人”自是翕然从之，何止千人，岂能仅凭一篇文章一句话就判定陶庵也塞乎其间？

若要“凭据”，《西湖梦寻》里自不消说了，简直可踏着东坡足迹赏风清月白，随手翻《夜航船》亦可捡寻许多。

“不过是一些文化轶事辑录而已，有苏东坡不足为怪。”这个声音嚶嚶的，仍旧来责我，几乎可以看到半天里一双白眼。

便观“夜航船”。每至夜航船中，必得是风清月疏朗，林下漏月光，雪亦妒的良宵。范蜀公飞英会饮酹醺酒，陶渊明停云思亲友，郑玄家有读书婢，淮南王字字皆挟风霜之气，庄周逍遥化蝶而去，太白施施然而来，风度须如张九龄，东坡爱作蕉叶饮……这便是

夜航船一程程的水路，你谈兴尚好，我亦来伸脚，橹声水声人声，一位位古人或坐或卧或立，冲你微笑眨巴眼。你听迷了，以为真与他们对面，不知东方既白。

陶庵惯常倚在角落笑而不言，只偶尔做个小僧，调侃下李林甫，与佛印一辩。他见每一位先贤均颌首微笑，唯独面对东坡时，立时正襟危坐抚平衣褶长作一揖，方长跪垂袖恭侍一侧。并非我杜撰，先生凡语及苏子必言辞极恭敬。

“文与可画竹，是竹之左氏，子瞻却类庄子。”

“苏轼任翰林，宣仁高太后召见便殿曰：‘先帝没见卿奏疏，必曰：奇才！奇才！’因命坐赐茶，撤金莲宝榻送院。”

……

凡此种种，涉及东坡篇目足有数十条，篇篇如遇高士。陶庵如何看待旁人呢？欧阳修撰五代史两则便可见一斑。

一则“为妓置祖”，说的是欧阳修与钱惟演因为一妓生出罅隙，作五代史便诬钱族武肃王重

小艾生在北方，却有着江南水乡女孩的秀气，长得娇娇小小，说话的声音轻柔细细。小艾的那张脸很可爱，浅笑间自然流露出来的笑靥，深得一个写诗男孩的喜欢，喜欢得如醉如痴。

这个写诗的男孩叫萧。

当萧确定自己这一生真的不能没有小艾时，他便开始为爱痴狂，坚持每天写给小艾一首诗，并亲自送到她手里。虽然为爱痴狂，但萧并不像其他男孩那样，追女孩时一脸的嬉皮相，死缠硬磨非得立即要个结果。萧每次把写好的诗递到小艾的手里后，便马上转身离开。当他把第一百首诗递到小艾手里，转身要离去时，小艾喊住了他：“萧，你别走！”

那是一个雨天。雨是在萧去小艾家的半途下起来的。萧便在烟雨蒙蒙中奔跑，不一会儿，便跑到了小艾家的楼下。

小艾家住在二楼，而小艾的卧室正好靠近临街的窗口。每次萧在楼下喊她，小艾便会立即跑下楼，把诗接到手里后再返身上楼。而今天，萧喊了很多声，小艾也没跑下楼来。萧以为小艾不在家，就站在雨中等待。其实，小艾在窗内透过密布的雨帘，已经看到了站在雨中的萧，她在想：我看你能站多久。小艾的这种想法含有一种对萧的考验。

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当小艾再次把目光投向窗外密织的雨丝中时，她惊呆了，萧此刻依然站在雨中，而且依然保持着最初站立的姿式。那一刻，小艾的心中涌起异样的感动。她匆匆跑下楼，跑到了雨中站着的萧的面前。当萧从怀中掏出那第一百首诗，递到小艾的手里，转身要离去时，

小艾喊住了他：“萧，你别走！”

萧就没走。小艾走近前，一下把浑身湿透的萧拥进怀里，忘情地说：“萧，你真好！”然后，小艾就用手梳理萧被雨淋湿了的长发。再然后，小艾就和萧在雨中接吻。当萧把小艾的舌头含进自己的嘴里时，小艾浑身一阵颤栗之后哭了。小艾对萧说：“萧，我会好好爱你的。”

接下来，小艾和萧恋爱了，爱得疯狂。在这个城市里，他们天天疯跑，在跑遍了所有的街道之后，他们又嫌这个城市太小了。

在街上行走时，小艾总是喜欢抱着萧的胳膊，而萧也特别喜欢小艾抱着他的胳膊走，那感觉很男人。

小艾和萧常去的地方是年轻人最喜欢的各种“吧”。当这些“吧”都玩够了，他们便坐在家听音乐、看碟。听苏永康的《爱一个人好难》，听阿杜的《他一定很爱你》。看《穿越时空的爱恋》，每一次都把小艾和萧看得一脸的泪。

然而，正在小艾和萧爱得如火如荼时，萧的心却突然冷了下来，因为，在他们恋爱期间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。

有几次，萧和小艾在外面吃饭的时候，小艾的手机响了。小艾边接手机，边有意挪离萧几步，和对方低语着什么。这叫萧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又有一次，萧和小艾坐在出租车的后排，这时，小艾的手机又响了，坐在出租车里的小艾再也无法挪开那几步，便接了手机，但她和对方讲话时遮遮掩掩，神色慌张。这更叫萧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于是，萧便开始委婉地暗示小艾：“小艾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？”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爱情转个身

袁炳发



敛民怨。评价曰，睚眦之际，累及先人。

一则“五代史韩通无传”，是苏轼与欧阳修对话，修自认五代史可传后，源于他“善善恶恶之志”，而苏子认为韩通无传便不能称其为“善善恶恶”。

两则真可同读，两人修为高下立判。轶事自然不可全信，作文学一观即可，而能见陶庵对苏子态度。至此我或可拍案定论了——张陶庵爱苏东坡啊。

回头来说，单单以《西湖梦寻》《夜航船》里关于苏子篇目便下此结论，当然为时尚早。既然已经将二位生拉硬拽到一起，我便再往里凑合一二。

自来散文都大，一副老学究模样长久地冲你嚼吧嚼吧嚼吧，连庄子都不例外，看得多竟觉面目可憎了。老苏偏不，辞赋都写得蕴藉，杂记小品文则从容舒展得如天际一停云。尺牍最好玩，尽是日常的可爱，隔纸都可见他作势朝你使鬼脸，笑一声“呵呵”。

陶庵便将他这些蕴藉从容舒展好玩可爱尽得了去，一派天然，又妩媚又清澈又繁华又简寂。如《燕子矶》《天镜园》之于东坡《记游定慧寺》，《乳酪》《方物》《蟹会》等之于《老饕赋》，《湖心亭看雪》之于《记承天寺夜游》……陶庵文章里，一直隐着一个闲人，此人名曰苏东坡。或说，东坡更恣肆，陶庵更摇曳，繁华与寂寞是一样的。

“肴核既尽，杯盘狼藉。相与枕藉乎舟中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”“月色苍凉，东方将白，客方散去。吾辈纵舟，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。”这是东坡与陶庵的夜航船。

江山风月，本无常主，闲者便是主人。东坡是闲人，陶庵亦是。

春阳恰好时，隔窗晒着，眯缝着眼跟窗台上将自己晾成一床被褥，眼睫毛上尽是光晕，皮肤都暖和得有了阳光味道。

那么，陶庵先生，就道一声“春祺”罢！

算。但当萧每一次转身要离去时，小艾便会追上来，从后面用双臂揽住萧的腰，并把脸贴在萧的背上，小声地说：“我再不让我的男同学给我打电话就是了，你何必发那么大的火。”

听了小艾的话，萧原本钢铁般坚定的意志，瞬间就化做了炉堂里溶化的钢水。

情人节的前一天，小艾和萧又为电话争吵了起来。气急之下，小艾把买给萧的、刚吃了一半的巧克力扔进了卫生间的马桶里。于是，萧就开始哄小艾，把小艾哄开心了之后，他们便一起去了常去的一家大排挡，吃烤串。

小艾和萧要了几瓶啤酒喝着。这天，小艾喝多了一些。从大排挡离开之后，小艾看见满街的女孩都手捧着玫瑰花，而她只得到了萧的诗歌，于是先是流泪，继而用小拳头不住地砸萧。萧任凭小艾拳头砸在肩膀上，不语，始终微笑着。小艾的拳头停下来之后，便向前跑了几步，然后就坐在路边的马路牙上，掏出手机，开始拨打电话。

小艾脸贴着手，柔柔地问：“喂，你好，情人节和谁在一起啊？”

小艾放下手机后，萧便问她：“你给谁打电话？”

小艾站起来，摇晃着身子说：“打给我男同学的。”

萧听后，脸色立刻开始变得冷起来：“你的男同学对你就那么重要吗？”

小艾想了想，说：“对，如果没有你的出现，他是我生命的第一！”